



军旅夕拾

金宗炳/文

有人说，人的一生要经历两件事才不遗憾，第一件事是当兵，第二件事是上大学。我很幸运，当过兵，也上过大学；因为有当兵的历史，才有“工农兵上大学”的机会。我感恩伟大部队的培养。

军旅生涯，是我人生最值得骄傲的一段经历。离开部队五十一年后的我，晚年脑海里回放的都是部队的点点滴滴。

部队使我从一个孩子成为一名军人，也是我走向成熟的熔炉。我所在的部队是二十军五九师一七五团，即具有革命光荣传统的沙家浜团，就是当年从沙家浜三十六个伤兵病员坚持抗日发展起来的部队。1969年12月，我刚离开中学校园便投身到这个大熔炉里。刚到部队不到半个月，我们就奉命离开杭州余杭潘板凤凰山军营，冒着漫天大雪开始长途拉练，奔赴安徽当涂的丹阳湖军垦农场，主要任务是帮助兄弟团修筑被长江洪水冲垮的几十里长的大堤。

夜间急行军

我们从杭州余杭出发，一连行军了三天，还是在湖州的安吉县境内。三天下来，战士们脚上都是水泡，于是连队接到命令休整三天再走。

休整后的第三天下午，我们从安吉的一个小村庄出发，队伍浩浩荡荡，翻过几座大山便进入安徽广德地界。晚饭是炊事班战士在公路边地坎上挖地洞半个小时内烧成的。吃过晚饭，我们又起程了。夜幕降临，气温骤降，走着走着，军用水壶里都结了冰。大概半夜时分，前面传下口令，命令我们二营四连急行军赶到部队最前锋。我那时一米五七的个子，九十来斤重的娃娃新兵，行军时走在上虞籍老兵谢伯良副班长的前面，我的前面也是跟我一道入伍的新兵张名保。前面传下来第一口令是全连战士背枪准备跑步前进。我们拉练，把睡的穿的吃的打仗用的，其中步枪7斤重、米袋3斤重、水壶加水2斤重等几十斤重的东西全背在身上。副班长谢伯良对我说：“小金，把步枪给我，马上跑步，你跑不动的。”“副班长，我能行。”我说。“快拿来，这是命令。”他一把夺走我背在右肩上的步枪。黑暗中我看不清他的脸，只听到他喘着粗气，脚步声比刚才沉了许多。开始跑步前进了，他又命令道：“张名保同志，请你把小金的米袋背走。”张名保转身将我横在背上3斤重的米袋拿走了。我身上一下子减少了10斤的重量，跑起来轻松多了。多好的副班长，多好的战友。他们一老一新，帮我背枪背米袋，使我轻装前进。退休后，我怀着感恩之心，终于找到了失联五十多年的谢伯良副班长，他说：“谢什么，你是新兵，我是老兵，又是副班长，照顾你应该的。”2025年下半年，我托在温岭市退役军人事务管理局当副局长的学生金福

才，通过安徽省退役军人事务厅的关系，终于找到了急行军途中帮我背米袋的张名保战友。我专门寄了挂号信表示感谢，后来又给他寄去了我和常州徐建定战友合编出版的沙家浜团四连影集《薪火相传沙家浜》。

奋战丹阳湖

经过十几天的长途拉练，我们来到当涂县丹阳湖边上的陶坝村，部队分散驻扎在老乡家里。记得1970年的大年初一，我们整个团的官兵都上了丹阳湖挑泥巴修筑大堤，几十里长的丹阳湖大堤上红旗招展，人声鼎沸，大堤上下、丹阳湖里全是穿军装的沙家浜团官兵。当地的老百姓被我们军人的精神感动，大年初二也不休息，整村整村自发地跑到丹阳湖来帮助我们部队挑泥筑堤。场面感人，史无前例，这真是“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

三个月后，大堤按高标准修筑好了。于是，我们二营又奉命移师离当涂县城不远的白坟山村，开矿采石，水运到丹阳湖军垦农场。

军民鱼水情

大堤修好后，部队转移到白坟山开矿采石，新的任务带来了新的故事。刚到丹阳湖挑大堤没几天，我就被江苏盐城籍的范洪祥连长从八班调到连部担任通信员。因此，部队移师到白坟山开矿采石，对我一个通信员来说是没有具体任务的。但没有指标任务也不能放任自流，也得表现积极一点。可我一积极，就出了事。

那是1970年夏天的一个下午，天热得喘不过气来，战友们从山上用手拉车把石头运到水运码头时，全身都湿透了，脱下军装还能拧出水来。傍晚快收工时，我为了表现积极一点，跟我同拉一辆板车的温岭籍挚横战友朱小士说：“我们再拉一车吧！”“那好吧！”朱小士是班里的战士，他有任务，而我没有任务，我完全不需要再拉一车了，可我一积极问题就来了。

我把装满大石块的板车从山上拖下来，来到山下公路上时，石块都往板车的后面跑了，造成板车失重，前面的拉手根本压不下去，我便用双手压住前面的大石块，朱小士战友把车后的石块搬过来，他没看到我的手，就往空隙的地方砸下来，说时迟那时快，我的左手无名指被战友的大石块砸断了，至今我的左手无名指还有长出两片指甲的怪现象。十指连心，我第一次真正体会到这四个字的滋味。疼痛难忍不说，更难受的是，一身臭汗却无法洗澡。晚上，我去营卫生队打破伤风针、麻醉针，缝补处理伤手，新上任的李保根连长就通知炊事班：“马上送病号饭到连部来给手受重伤的小金吃。”从营卫生队处理伤手回来，我吃过炊事班战友送来的一大

碗面条后，就去门前的小河边，用一只右手艰难地洗澡。我们连部的房东媳妇龚华大嫂看到后，只把我当作小弟弟，从屋子里跑出来帮我洗背擦右臂，后来还把我换下来的军装也洗了，这真叫作“落难之时见真情”。多好的房东啊，我从心里感激她。因为那时我才十九岁，还是个“娃娃兵”，不懂什么“男女有别”，也不知当时有没有说一声“感谢”之类的话。

三十五年后的2006年5月3日，我们沙家浜团退伍的张永贵、张茂树、江昌满、卢启达、赵加法等六位头发花白的温岭籍老战友心血来潮，非要我领队，去安徽当涂县白坟山当年我们当兵采石施工的“军营”探亲。本想借这次重回故地的机会好好谢谢我们连部的房东龚华大嫂，不料龚华大嫂不在家，听邻居说，她去芜湖打工去了，无法联系上。真的很遗憾，也不知龚华大嫂现在是不是还健在？

米袋大怎么办？

从丹阳湖回到湖州黄芝山军营后，我的军旅生涯翻开了新的一页。1971年底，部队终于回到了已经调防的湖州黄芝山军营。1972年春天，沙家浜团要组织团宣传队，我被团宣传干事黄胜仁先生临时抽调到团宣传队搞文艺宣传。那时的团政治处主任陈景权先生是直接抓团宣传队工作的。于是，我有幸认识了他。

记得有一次野营拉练，陈主任与我们宣传队一道步行。他对我说：“小金，这米袋大，怎么办？你背不动，我给你背。”“首长，没关系，我背得动。”“看你这么小的个子，还说背得动。拿来，让我背。”不由分说，他就把我横在背包上的3斤重的米袋拿走斜背在肩上了。当时我很感激，也很难为情：小兵的米袋竟让首长背？虽说小事一桩，但我心存感恩。多好的部队首长啊，几十年后我还念念不忘。

有一年夏天，我去东阳的横店影视城采访温岭石雕大师潘禹祥的事迹，转业后在东阳市工商局当局长的陈景权副政委得知后，冒着烈日，乘公交车特地从东阳市区赶到横店来看我。一见面，他紧紧地握着我的手，带着一腔浓重的东阳口音对我说：“小金，这米袋大，怎么办？”“四十多年前部队宣传队的事，陈政委怎么还记得啊？”“我们小金的事怎么会忘记呢？”“哈哈！”官兵战友的笑声在新落成的红军长征博览城的山坳里回荡着。

“八一”建军节又快到了，夜里睡不着，脑海里全是那些年的片断——急行军的雪地、丹阳湖的大堤、白坟山的石头，还有帮我背米袋的首长和战友。五十一年光阴，把青丝染成了白发，可只要闭上眼睛，我依然是那个跟在副班长身后的“娃娃兵”。军装早已脱下，但军人的底色，一辈子也褪不了。



吃新：一碗新米藏温情

潘岳军/文

在温岭乡间素有“月月有节”的说法，而在老家城南一带的乡村，最让人惦念的，莫过于农历六月的“吃新”占俗。

“吃新”，也叫“吃新米”，就是品尝当年收获的第一茬早稻新米。每到盛夏时节，早稻登场、新谷入仓，村民们总会翻阅老皇历，挑选一个吉祥的日子来举行“吃新”仪式。

老家“吃新”颇有讲究，还有诸多的规矩。煮新米饭时，乡人总会掺入少许陈年旧米，暗含“新陈交替、岁岁接续”的美好寓意，祈愿粮仓常满、年年有余，日子岁岁安稳。在新米饭煮熟后，却不能急于食用，家人必先盛上一碗洗净饱满的新米，供奉在灶司佛台前，敬谢天地滋养、灶神庇佑。待祈福礼毕，全家老小方可围坐在桌前，享用这一碗盼了许久的新米饭。而供奉过的新米会妥善收纳进米缸，乡间笃信此举能护佑家中粮食充盈、四季不缺。

于老一辈乡人而言，这一碗热气腾腾的新米，从来不只是口粮，更是刻在心底的岁月记忆，藏着年少时最真切的清贫与期盼。

每到农历五六月之交，便是最难熬的青黄不接之时，上年留存下的番薯丝干早已所剩无几。人们都盼着早稻早日成熟，盼着能吃上一口香甜软糯的新米饭。

好不容易盼来早稻收割，晒干的百余斤稻谷，只能靠人力徒步挑到一里开外的大队碾米厂加工。旧时碾米设备简陋，安置于村口的抽水泵站内，一米多高的发动机转盘，搭配十厘米宽的带链，运转起来便发出“突突”声响，轰鸣声响彻整个低矮的站房。这台老旧机器，既用于从河里抽水灌溉农田，也可以带动脱粒机加工稻谷。

那时家家户户子女众多，孩童正值长身体的年纪，饭量极大，碾出的新米，往往短短十余天便消耗殆尽，米缸见底是常事。那时的日子朴素纯粹，能吃上一碗冒着热气的白米饭，便是莫大的幸福。邻里常打趣道：“吃白米饭不用菜蔬，囍响就咽下去了。”一句朴素的玩笑，却是当年物资紧缺、三餐清贫生活最真实的写照。

时代更迭，岁月换新。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农村土地承包制的落地推行，农户有了自家田地，耕种的积极性高涨，粮食连年丰收，彻底告别了缺粮少食的窘境，白米饭从此成为寻常百姓家庭餐桌上的日常。

时至今日，物质生活富足安稳，人们的饮食早已告别“吃饱”的诉求，迈向“吃好”的新阶段。餐桌上不仅荤素搭配、菜品精致，大米的选择也愈发多样，五常米、泰国米等各类优质米粮，走入了寻常百姓家。这般衣食无忧的光景，是时代发展的馈赠，更是一代代代人奋斗而来的美好。

如今的乡村，农耕模式早已迭代更新，零散的人工耕种慢慢退出历史舞台，取而代之的是机械化、集团化的高效耕作。大量农村劳动力走出田地，乡间自主种植稻谷的人家已寥寥无几。唯有少数农户会少量种植晚稻梗米，只为年末制作香糯的年糕，留存一丝旧时年味。

岁月流转间，曾经岁岁如约的“吃新”习俗，渐渐淡出了乡村日常烟火，留在一代人的记忆深处。但那一碗新米的温热，仍在一代人的舌尖上，不曾凉过。

"巴威"在起航

◆项晚明



这海面浩荡无边。它的胸脯上有一只巨大浮雕正在旋转，生成。所有的船员都望着它的面庞。当船只开过这片区域的时候，它曾张开臂弯，把空洞容纳进船只。最后的波涛与那只船，曾在一个月前看到它出生活。



我难以辨别是麻雀还是电线杆，难以描述与缅怀的是一棵棵树木的终结——怎样洗礼了整个夏季的狂风。一切都是属于海洋的，它提前一步存在于海的领域。甚至忘记了，让我忘记了过去与未来。忘记了七年前列车停运，演出退票，我只会偶尔地、偶尔地想起——那时候，一个人抹黑在电灯下吃泡面。

父亲的再就业

跟儿子享福。全家人在一起图个热闹，也有个照应。

母亲很快适应了城里的生活。父亲却是个勤快人，在老家就以吃苦耐劳著称。他从十四岁开始摇船，继而租船、买船，从小木船到钢质船，从手摇桨到轮机驱动，一个人，一只桨，一条船，养活一家老小。直到六十多岁，在我们的多次劝阻下才依依不舍地卖掉了船。如今，内河船运生意已经穷途末路，父亲也不得不放弃了。

住到城里后，父亲一下子失去了朋友与熟人，总觉得不自在。他不能天天逛大街，便在公园的石凳上打盹，在街上的音像店旁听戏打发时间，听多了不好意思，干脆买了许多碟片回家听。实在没事就坐车回老家，可去多了又觉得失面子——人家以为你在城里享福，怎么总往回跑？终于，父亲病倒了，浑身酸痛，血压也高了。母亲道出原因：他是闲出病来的，有事情做，病自然会好。

我们全家都为父亲找工作。先是门卫，父亲蹲了半天后说不做，自由度小，责任大，晚上还要住在那里。后是食堂厨师，父亲看了一天，对自己的烹饪技术没信心，怕误事。妻弟也帮忙找了份临时工，父亲觉得是亲戚更要做得好，自己年老体衰，还是谢绝了。

不久后的一天晚饭时，父亲说有件事要跟我们商量。他犹豫了很久，终于开口：他想去收废品——好听的说法叫“废物回

收”，不好听就是“收破烂”。他说完，低着头，像是在等我们的判决。妻子首先表态：只要父亲健康快乐，她不在乎。我也同意。读小学的孙子马上说要把不用的书都给爷爷卖。

说干就干。我借了车到乡下买了一辆手拉车，父亲买了杆秤，母亲准备了水壶。父亲早已跟附近收废品的人了解了行情，很快就开了张。头一天就有了几元钱收入，大多来自孙子给的废纸和饮料罐。

为了让父亲高兴，我给朋友们打了招呼，让他们照顾父亲的“生意”。大家都把废品集中起来，半送半卖。单位领导知道后，也把废纸报纸统一卖给父亲。父亲渐渐进入了角色。他说最难的是在街上碰到老家来的人——人家以为他在享福，不料却在收破烂。但他也想开了：不偷不抢，靠自己劳动赚钱，有什么难为情的？

如今，父亲喜欢上了这份工作，笑称这是他的“再就业”。他说这工作成本轻、现钱交易、自由自在，不受什么管辖，还能锻炼身体，什么毛病都没了。看到父亲高兴的样子，我对妻子说，等我退休了也去收废品，接父亲的班。妻子笑了：“到时候，我给你做杆秤。”

其实仔细想想，父亲收的哪里是废品？他捡回来的，是自己作为一个劳动者的尊严。人这一辈子，不怕活计轻贱，就怕觉得自己没用了。父亲在废品堆里，重新找到了自己。